



國朝集卷六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

三韓陳廷策景白甫

鳩茲伍 隲相菴甫訂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巷重論

奏疏

洞庭請封疏

代總督蔡公

具官 臣某謹奏爲恭請 勅封廟祀以旌神靈以護

封疆事自昔王天下者徵諸庶民質諸鬼神聖人在

上天人效順不易之理也昨者賊逆恃險岳陽迄今江漢澄清誠

皇上威福所致諸師武臣一德一心之力羣黎百姓懷忠慕義反邪歸正之效而幽靈協贊祈禱感應則洞庭之神實與有助焉臣攷龍堆記云五湖莫大于洞庭祀典所載洞庭君最有神靈楚以湖廣名則惟洞庭故週迴八百里在楚中央為荏苒藪自春秋左司馬戍敗吳師于滄溼以來為歷代戰場而最著者惟陸法和誅任約岳飛征楊么皆藉神力豎竿刻期時

地不爽勒于正史頃自癸丑冬迄今五年餘賊自蜀迄粵綿亘數千里楚自彝陵及虎渡岳州長沙衡陽深溝高壘堅不可破者五穴而岳州實擊東陵為湖南門戶枕山面湖為最險岳破則諸穴勢必瓦解是以廟筭進討必以此路為先雖丙辰丁巳兩次失利而深入成功仍由於此至戊午夏五月十八日臣戴罪奉命偕諸武臣齋戒虔禱破浪發舟風帆如駛賊砲矢雨集無能損阻大小十餘戰皆克皆以乘風獲利惟七月二十八日發舟取湘陰瀾安不驚暴

頤園遺集 卷六 奏疏 二 靜業齋

風倏起大損我師臣再戒再禱七日七夜一夕獲吉
夢因與洞庭君約功成當疏請封祀從此水漸涸涸
漸靜三軍養銳摩厲以需克復岳城臣思水戰三載
我師損于濤者不次洞庭君不能無咎而卒以成功
亦猶羣黎反邪歸正功足貫過

皇上既下寬大之詔與斯民維新俾得同樂太平合無
亦貸神過錄神功俾永護封守詒我多福也考洞庭
君神載韓愈黃陵廟紀者湘君湘夫人皆荒誕不可
徵而近代諸名臣經營南紀功在社稷者咸血食其

中則應能爲神靈矣昔諸葛亮馬援狄青所在奏勳
輒建廟祀諸山神而明之成祖亦以真武助陣特崇
報享惟李泌不祀武安君恐功臣嫌疑今洞庭大澤
不減于山神而應禱濟師有類于真武且諸臣功在
洞庭者咸與祈禱不敢失信于洞庭又非獨臣一人
之言也仰惟

皇上聰明聖哲知天知人含宏光大百神效職懇祈
特賜勅封建廟享祀則幽明協應永覩昇平矣如果
臣言可采伏乞 勅部查議施行

瀨園遺集卷六終

瀨園遺集卷六

藏板

瀨園遺集卷七

華容嚴有昇平子甫著

三韓陳廷策景白甫閱

鳩茲伍 騰相菴甫訂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書牘

答楊長蒼書

壬子六月朔雨中得長蒼京邸書及佳刻種種捧讀
竊自慶其知人也知其本無嫌故嫌可釋又知其讀

瀨園遺集 卷七 書牘 解業齋

書多明理多乃無可嫌此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耳原弟上相公書刻後江陵宋容菴逢人切齒金沙蔣虎臣貽劄見規僅樂安成洪錫傾倒頂禮則爲其尊公寶慈之私耳要知嗔者喜者皆未明理也原書係上相公書非白簡也白簡則先生金玉雖如鄭虎臣手刃賈似道未爲過不然卽如子方一峯爲文李之後者亦難爲情上書則違忠也古今諫垣動擬至尊以辛癸豈得不誣苟非呂政孫皓不加誅焉亦不聞嗣主甘心先主直臣爲不共天也吾楚惟賀相國

醇乎其醇無一善成名之迹吾恐後日并其姓字失之相公與張江陵熊江夏瑕瑜不掩狐裘羔袖任人惜取公論白出正不須駕武齊韶傲天地以有憾也嚴子何傷日月乎自昔昌黎錯責陽諫議其文自傳又如狂生扣李文靖之馬處士上毛仲權之書歷詆肆詈十倍嚴生而二公引咎以謝古人故事然也我等墮地便是天然兄弟陳公弼以兒輩處明允孫輩處子瞻博雅如高門假使當日嚴子贊其詩文以請見于少傅太傅定作庭階玉樹觀則弟與老兄金玉

爲兄弟而弟稍長則伯氏也人間伯氏違嚴君之顏者往往然矣而仲而季遂不以爲兄乎君父等重也周禮君之讐視父子雲安仁爲亂賊而古今容之則無禮于吾父者亦視其爲何如人耳噫嘻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也過則改之者君子也方不可方可者文人也無有定法可說者如來也蘭蕙而後婁狄李郭初際終合宋代名臣上殿相爭下殿氣平者英雄本色儒者本事也爲俗人言則弟及覆小人矣此可與知者道耳處危行言無之朝而干譽沽直誠難問心

若夫擗當路之鬚而負荆于雀羅之門昧死于藏器待時之日而解網于其耄其耄之年必有爲嚴子首肯者此則可與俗人言者耳

答包定山

蔣太史碑紀卽取拙字鐫帖某自審久矣平生作詩與制菘等置勿道其于古文心自賞不能得之人書法則人許之不敢信之心也閣下採其文并鐫其字大過望矣謹遵命如式書作四幅每幅長可二尺須善手刻之人言逸少魯公子昂等碑紀皆自書自鐫

某未逮也抑守先待後更兼梓匠求食不已婪乎二
妃考訂詳確兵餘無書可讀仍是三十年前肚皮終
日發付不了如蛛絲然莫解何處得來對閣下博奧
媿矣媿矣適梓人赴約至卽刻此紀下邑大旱種種
奇劇尙在天又在二天也一噓岳陽樓題額效韋仲
將徑丈之勢作三大字呈上

答蔣虎臣太史

駕臨岳陽兩番旣去始知至今惜之終日慕古人思
後來乃當前失一蔣太史于正思附包太守通姓名

于左右而手書于餘言從天際來喜不可支某年未
五十爲江南關西諸名賢錯愛刻書白門殊不自信
先生云讀瀨園集如入歡喜地得此三字足令作者
不憾矣顧此皆三十年前物也中尚有可刪者謹自
首于知己之前可乎山河久定麥秀不應入耳只如
鮮民服除不得鳴哀此第一義也老女不嫁機杼何
足長嘆二也論議古今是非豈盡不謬三也風聞言
事庶人妄爾傳語四也四者知過思改矣至若來教
所駁駕弇州于眉山爲昇今尊古者言也眉山詩古

體瑕不掩瑜近體瑜不掩瑕弇州失之多而平而熟然較融雅安可誣也武陵書自是生平大過鑄成六州一錯今其世君長蒼段段辨駁不啻詰墨然弟已自首謝過庶幾藺廉矣先生之于弇州亦如某之于武陵同一梓里何復已甚耶大約立言患其謬耳正不得顧瞻桑梓二字麟經全部皆魯人也仲尼不爲已甚何季孫陽虎獨無香火情耶恃在同心直寫本懷先生與某終日言某何敢不足以發所訂乎峩眉與盡聚首君山之約延頸以俟不宣

宣化令張君

宣况佳甚人生樂事更有過此者乎前此治生今治熟矣生熟各有難易但持弟所獻不可測三字則善矣傳聞子衿輩質朴過甚尊兄下令飾邊幅修儀容以賓禮相見史稱嶺南華風二守之功令後日稱此風自張公始亦佳話也敷文書院果成弟得附以不朽萬幸矣藤席甚佳再寄兼小枕二枚老兄曾云弟于他人則皆受而不報今于張公亦然矣梅發伊邇尙祈止渴逸博一噓

答郭太史

每讀佳刻古體如黃河天上近體則澄江如練展卷
便和盤脫出一郭先生忽辱大序及佳詩則又和盤
脫出一嚴子乃知我等原是故人不煩傾蓋也某嘗
云壽文如梓人作室動口便須吉祥先生放言乃爾
他人作祭文說得死者歡喜先生作壽文顧令生者
感嘆却從何處知某之深信某不諱也顧長康爲人
寫真不須見面吳道子畫他人夢中如與同夢技至
此乎古人夜半扣角舉火加位何兩兩相需之急文

皇之用馬周慮其不壽而及其未老姚崇之薦張柬
之見其已老而及其未死張嘉貞之自薦云陛下果
用臣要及時後衰無能爲今某老矣衰矣年當懸車
而先生乃爲小草計竊嘗題坐側云如斯而已乎是
未可知也又云著書後讀書好在尋得自己錯處住
手時起手另要作出平生事來豈有好事者傳聞到
先生乎有言難盡總付一笑

伍相菴

札中姑息已甚寸寸爲地主計全非弟意弟喜得一

王闇子此老批評瀨園集字字中隱却是第二相菴
因思見面若爲地主計窮鬼乃走破廟乎弟三十前
慕徐穉閔貢一輩人人不可得而衣食不幸爲王澄
川周彝仲姑息輩一開遂不復齋丁亂後飢來馱我
時或彈鋏違心甲顏實難自問五六年來髭白齒落
營黃腸築葛溝事事辦就周身周衣不累兒女只待
關羅符到卽行豈復皇皇蝨蝨人世哉王龍溪年八
十出遊不止弟性如此所至轍塗鴉自娛雖打火投
宿不停筆墨樂此不疲所需者沿路舟車人力如是

止耳前此尚爲已刻紙價未刻梨棗地頃見吳中畧
有拙集傳與不傳亦姑聽之造物輩酒俱斷旣不要
包又不要喫泛泛虛舟任人嗔喜爾已中秋後訪王
闇子住三五日正老兄得意時思與白珩坐卧竹園
代寫領謝柬札抽分賞封博此一笑弟望老兄高第
結果一个嚴平子非彝仲秉三可比屢索制菘久思
賚覽目下爲外孫執畱容弟親攜爲老兄會試地此
刻想已省括于度不須另範馳馱徒亂人意拙稿自
是古式衣冠不合時樣且又似牛刀割雞也咲咲

又

老年兄弟往來應作家書鄂遊甚無謂且賣劍之後
作壁上觀甚難爲情何老兄作如許夸語耶差可寬
者小兒安心麒麟榜得終三場亦意外事也老友晨
星尚得七八人因弟至爲九老會中秋之夕飲于黃
鶴樓兩者畧足開顏耳文宗聞弟至未請見而枉臨
徐方伯亦復聞問遂傾動鄂城疲于應接燒燭書草
全不成字至今悔恨矣九老會中獨弟齒長坐居第
一自傷老憊百無一成弟自筭星命大限在戊辰年

年八十二屈指尚有六七年在人間此六七年可得
與老兄長相商確便不虛此歲月蒼蒼者鑒我兩人
當必從心所欲也

金晉侯

岳城即舍鄰比以老病淹臥未得時時晤對傾寫中
懷至今惜之承委太公太君壽序正思附以借榮只
如畫錦堂中得爲座上客所樂從命適到家卽值改
歲無一刻暇不敢潦草屬筆弟平生不作人間應酬
例語若概作稱揚祝頌等語卽失老兄見委之意故

遲遲愆期而潘三老再三迫促脫藁不暇加點尚煩
太公全金玉改正自家寫照耳隆萬來文沈二家書
畫喜作寸幅老人自矜眼力然也弟亦効郵谷覓綾
稜卷另書勿訝其簡文成隨意作畫一紙無師之學
附博一噓

瀨園遺集卷七終

瀨園遺集卷八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三韓陳廷策景白甫閱

鳩茲伍 騰相菴甫訂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祭文行狀墓誌

祭劉公太冲文

人生天地間生榮則歿乃哀也嵇叔夜不喜作弔謂
是無從之涕嫌其不哀也果哀安得不弔予生平矢

不作誄詞謂世所爲誄則皆頌嫌其譽也果榮安得不頌乃今不能不爲我太親翁劉公誄矣且夫哀猶樂也少不如衆入公之門登公之堂振振兮昔也玉樹填塔以衆樂今也杖經盈庭以衆哀誰則無情能默然乎維公之業足冠菡苑維公之德足式閭閻前人克開厥前後人克昌厥後墳篋朋壽芝蘭遶膝公超之里成市慈明之室如塾在身則美備在家則福全此衆所共著者無庸予言予言夫人所不皆知者公持月旦定評臧否人物井里畏爲陳君所短而

道人善諱人過有長者風一也勤劬克家而登高臨流清談雅尚眷屬圍遶時或勅斷幽棲偃息有物外之致二也茹澹甘嗇而賑貸不倦焚券莫償三也三者唯予知之憶先朝之季弘光乙酉予偕令兄元白遊金陵得識公嗣後每至則公必至至則語笑盡歡夙夜必偕稱快友當其初公年五十予可四十長君次行甫弱冠爲文詞交仲君伊可纔百日在懷抱間弄璋爲娛遲遲二十有三年伊可頡頏伯氏聯翩諸弟聲振詞壇與予爲忘年交而予始生男又三年公

偕元白過予予乃以兒與伊可長女定厥祥今又十有二年禮始成蒼蒼者之爲人地何可前知也以予寂落人間格格時宜公獨見收必有察予之微者是知人也予既老且病朝不及夕而蚤見延年保艾厥後是知天也公之德與天通天之佑公寧有量乎予且分公之榮以榮及予子若孫予哀公應視衆有加禮七十不衰予年七十有四不能不爲公哀

毘陵中書諸公行狀

故中書孝廉諸公士蘭字芬吾毘陵人也本朱氏明

興兵起征張士誠別爲諸三百年未復蓋世隱也族大散居吳越餘姚青浦崑山毘陵間會祖意誠生理理生日皆躬耕績學享大年居武進鄧庄族可五百餘人咸治鬼園旦生三子伯士翹舉孝廉官蒼梧刺史季士芳庠生公其仲子也士翹師事方山薛公醇謹篤學而公佻達不羈弱冠始就外傳其尊人責令徙業力田遂發憤入僧寺屏跡蓬垢讀書家人以爲浪遊弗問也久之歸呈其文于方山乃大驚伯仲先後列黌序乙卯薦賢書戊午士翹再薦較蚤于兄鄉

先生愚谷鄒公素持冰鑑特嗟異公性豪爽不事生
產甲子上公車不第留京師與勳戚若田若周襄城
伯李國禎及名臣孫承宗劉餘佑熊廷弼等倡和諸
凡疏諫時事多出公手遊關外兩載與督師張存仁
元戎王世忠交最至思立邊功未就授中書旋歿于
京邸周身周衣皆名公卿及王侯駙馬勳封治其事
櫬歸郊送供帳百餘里旌旆蔽道而元戎服經執紼
時咸異之公博奧爲文不加點尤嗜詩工草隸喜手
談而豪于飲絃管不絕留京五年賞頗饒無問貽家

人曰先世未爲我等地予正不須爲兒輩地配馮氏
性溫惠偕側室葉氏克勤儉葉年十八歸公甫四載
生子二人而公北上躬事紡績茹粗糲通書筭黽勉
有亡夙夜課誦垂涕夏楚不啻嚴父二子皆成進士
官皆顯而葉蚤殞計爲未亡人者八年訣別于公者
十二年嗚乎予每與諸使君相對輒及兩先人未嘗
不流涕言之也中書公卓犖自異而賚志以歿葉母
劬勞盡瘁而天年不永予爲之廢蓼莪矣因口授綴
輯爲之狀漢史萬石君及萬石母皆身觀厥成諸氏

祿萬石而考妣受享在身後所謂遲之而後可大可
久者歟馮氏一子保容庠生娶羊氏生二男二女葉
氏二子長保宥次豫同成己丑進士保宥官荊州太
守移巴陵娶全氏生五男六女豫官弘文院侍讀娶
王氏生二女公生萬曆丁亥卒崇禎己巳馮生己丑
卒癸酉葉生甲辰卒丙子三喪并未舉淺葬鄧庄西
邨時使君任于楚而豫謫戍關外故言之飲泣云

伍趾薛先生墓誌銘

公諱起宗字趾薛松滋人荆平時伍氏之裔明初以

毛詩起家少參琇爲成弘間名臣生忠襄公文定同
王新建平宸濠泊平海寇功盛著生司理欣欣生茂
才大公大公生光祿丞縉縉生公公生而穎異長益
彊記弱冠有聲菽苑遠近無知與不知誦其文皆想
見其人崇禎季年天子憂亂議破資格擢用異材令
聞之士當路得保舉以濟時艱公年三十以明經保
舉授藤令藤俗惑形家言死不獲瘞有百餘年者公
勒令歸窆俗爲一變他如疏水利禳旱蝗興學平獄
事皆有蹟藤人祠而碣之著爲書至今傳澄嵐異政

也監司直指上其狀舉卓異行取計曹授主政以外
艱旋里遂丁亂奉太安人辟地巴蜀近十年蒙茸流
離交益廣興益不淺遊皆可紀順治辛卯還松故園
蒿萊不可問僑居公安湖上居無何汎舟金陵憇姑
蘇登會稽探禹穴所至輒有故人與周旋歲餘購書
萬卷歸築室湖邊養花種竹爲投老計非有求于人
人日至其門轍迹時復在人間當路亟見公公亦不
彛不惠道廣汎愛以應之人人得盡其歡于公也公
不事邊幅簡易自適遇人不欸曲外和而內辨洞矚

人隱往往面斥人過退復以情恕故人雖憚而終親
之性慷慨喜施予寒士待以舉火者無虛日尤喜解
人紛料事多奇中類俠且哲然晚年持善過格尤長
者事憶予以崇禎戊寅與公傾蓋于渚宮凡二十年
丙申來松始永夜談平生事雨雪浮浮孫阮箕踞高
荆笑啼殆盡其致己亥春再過公門因止宿焉公時
病頭風延予坐床頭戲語予屬以後事予笑而領之
且云何以處燕公也嗚呼何意匝暮而公歿果有今
日事乎公生萬曆甲辰三月十二日卒順治庚子八

月初十日年五十又七是年冬祔葬忠襄公塋右巳
山亥向忠襄會鉉如干指咸敦讓公爲卜宅兆執紼
負土勦厥事則公孝友睦婣所感也配周孺人有婦
德先公十二年卒子二人長騰領歲薦娶岳州別駕
太康郭公猶與女繼楊次驥甫十齡側室陳出聘龍
廣文登女孫男一翼道聘田郡丞鐘雨女孫女三字
皆仕族辛丑冬予束芻來湖上輓公因誌其墓且爲
之銘銘曰生于荆如人中龍官于粵如雪上鴻隱于
蜀如雲中鶴遊于吳越如繻挂角而無踪噫嘻我公

克開厥後奕世聞風

田公墓誌銘

廉州太守益叁先生田鐘雨字公田公安人也田氏
于公安族最大且久其積慶爲最遠屢世同居有龍
馬之祥里中稱龍田氏凡數十傳至子瓊瓊生汝滸
爲高祖汝滸生寅山寅山生垣爲安邑令祀名宦明
子謨則垣第三子貌偉音洪美髯嗜學爲南太學
上舍年四十餘始舉益叁公生而勤敏赤幟

共遠出文史山川倍得博覽順治五年

三才拔明經授衢州別駕考績遷廉州府丞坐遷
太守古所謂合浦也職司珠池公狷潔自矢未嘗以
顆粒自潤曰母令隱之笑人也蓋彷彿包御史治端
州不取一硯其清且慎類如此遭叛兵劫掠察其蕭
然無所有覆無恙于此思廉吏可爲也已復拮据匡
飭卒致寧謐當事者薦剡方殷公遂乞休歸里園舍
一如明之所遺其居官時嫁女綦巾竹笥一與隱之
不殊還家匝棊而終總未經營身後事蒼蒼者若或
表著其爲清白吏焉予以是信公之德卜公之澤大

且久遠允矣其爲田氏家風也生萬曆丁巳卒康熙
辛酉葬管家山之祖塋銘曰其質醇兮其氣清文在
中兮澤在民近其光者如有獲而嘗親聞其風者若
或起而自欽以克永世兮而昌而寧

灰如禪師塔銘

夫子致思於狂狷曾氏責士以弘毅爲吾道計也人
材之足以任道者中古已自無多而後世釋老之教
行又分去其半歷觀宗門諸老非鐵骨錚錚未克詣
極則彼自謂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者雖不其然厥

亦有旨爾予夙昔以禪爲詠頗效子瞻擬欲秤量諸
衲嘗一晤灰如禪師而箭鋒機墮毛骨灑然無以測
其涯涘頃來遯荒習靜稍似有得欲進而相證且倣
古二老往來事而師已告寂嗚呼何所發予之狂言
乎師諱濟亮字灰如萍鄉王氏子自薙染受戒後所
歷叅者天童三峰諸老而久依得法者則白雲問公
也所同叅者檗菴原直諸友而代爲付授者則靈巖
退翁也所歷主者九峰天寧神山二聖諸刹而廻翔
終老者則公安報慈也蓋其於彼道也求之綦專得

之綦深而守之綦固其舉以示人也引而不發植而
不徇易入而難窮故所至緇白嚮慕祠宇增崇而去
齒無所執恹勞瘁不間寒暑剛介嚴冷則又類其先
世契嵩慈明之所爲宜乎畏服而禮敬者不但釋子
輩也生之年爲萬曆壬寅卒之年爲康熙辛酉從其
法火浴之得所謂舍利者數十齒牙念珠大半不壞
斯亦奇矣前後語錄若干卷其徒傳焉嗚呼此於吾
道非所謂狂狷弘毅者歟使得戢志儒修則其好學
善道亦足以干城名教不作率爾人又豈猥瑣闕冗

海國遺集卷八
九
藏板
苟以爲名者所能望哉樹可雪幹二人其得法上首
也建塔藏其蛻餘而予銘之以詩曰雙樹談寂五葉
燈傳教網乍裂眞輪恒圓後五百歲疇悉解脫盲龍
跛象牛毛麟角孰振其靡孰滙其宗熊熊太白蠢蠢
三峰亦越海門播聲吳楚白雲高褰流作甘雨有老
古錐繼出江西被襟承流一笑全提佩以法印辭之
不得試一展演天歡魔懾報慈之刹嶼公所刹風火
劫更金地榛莽爰阜我錫有衆雲翔開田說義莖草
爲坊荆東澧西湘南潭北緇白顛顛瞻此佛國載陟

神山法乳之源掃塔拜像太陽破顏凡我傳法爲援
迷情迷不自迷明卽無明云何諸方江河日下濫膺
謬錫煩師唾罵十方無住心爲道場秘藏無遮身作
金湯津梁匪疲機緣有息代我敷宣水光山色道影
寂寂烈燄騰騰畱諸不壞再轉法輪湖畔翠堵眞身
永固我作銘詩百靈同護

瀨園遺集卷八終

瀨園遺集卷九

華容巖首昇平子甫著

一各

三韓陳廷策景白甫閱

鳩茲伍 隲相菴甫訂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募疏

墨山募疏

噫吁嘻危乎高哉嵯峨乎洞庭之渚對峙南崔中分
東陵容城而界之者古華容道墨山也粵稽楚騷大

司命爲衡嶽少司命則鉉石其廟祠倣于唐天寶以
黑霧障天助成戰功賜勅墨山元應匡霸府君大王
血食千百年列在祀典頃者乘運赫濯江南北數千
里來謁男女填路鼓吹不斷與崇嶺真武競盛爰重
構殿閣費不貲經營三載雕繪輝耀前此未經見也
甲寅二月寇至居人十里內無宿火一夕風雷徹旦
乃盡灰其週遶茅茨總無恙至今不解火從何來黎
明寇可十萬過其下遂至止岳陽據險洞庭堅壁五
年迨己未春寇始退岳始復遠近人士始議新建以

問嚴子巖子曰不可知之謂神神不可知可知者人
也寇至而火神或怒也久乃退或亦神力皆不可知
也此五年內歲皆稔米價如沙賊亦干譽百姓得安
堵而人不議新者神或有意非其類不歆故待其時
也乃今向雲漢餘黎庚癸疾呼之日而議之所謂乘
運赫濯與時偕行神意然也頃名公大人督師湖南
倣古兵家故事禱于洞庭君以天岳克復故錄其功
屬予疏請勅封廟祠于君山墨山不言功功不及錄
而遠近人士議及焉豈非神力使然哉雖然自五月

不雨至于十月華飢甚又前此未經見如時詘舉羸
何抑有說焉古大臣經國以土木營建爲救荒一策
云富者出財貧者得食其力史稱墨山之神曾吸硯
水雨墨救旱則今日新廟適以療飢安知非神意人
乃爲神用而不覺乎華實無富民無財可出其貧者
疲于橡糶葛萋羅雀剝木以爲食而力厓然不中工
師匠石之需似又非古法可行吾又安知神不又有
道以處此哉行見廟祠重新遠近來謁亦復如是不
可知也不可知之謂神也

準提菴疏

凡之西盤龍山南有準提菴東山諸峯遶其左亦蜂
臺也庚戌夏邂逅陶居士句爲紀遲遲至癸丑秋遭
箋云之詬遂三年不敢貽一字到人間丙辰秋菴僧
持居士書至則仍踐三年前諾耳維時帶甲滿地而
僧思持以行脚爲募化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
將列爵五等挂元魏將軍印乎予難之矣自昔洪永
二祖頗事壇場而禁僧不得募有善知識者云不募
何爲隨緣然則募乃非募非募乃募也聞之文殊普

賢大士勢至皆久造佛境不肯成佛亦猶仙人白石不肯上天大易以未濟終引而伸之天下事皆隨緣也又有說焉釋氏諸經皆以幻修幻空華空果度人迹海獨持準提者務求實地與吾家省身克己相表裏是故七衆頂挂念珠者念觀世音也觀世音亦挂念珠亦念觀世音則求在我者乎仁者如射僧果募焉否也予仍守箋云之戒倣金剛說法作隱語以答居士遇有善知識者參之

寒上人圓戒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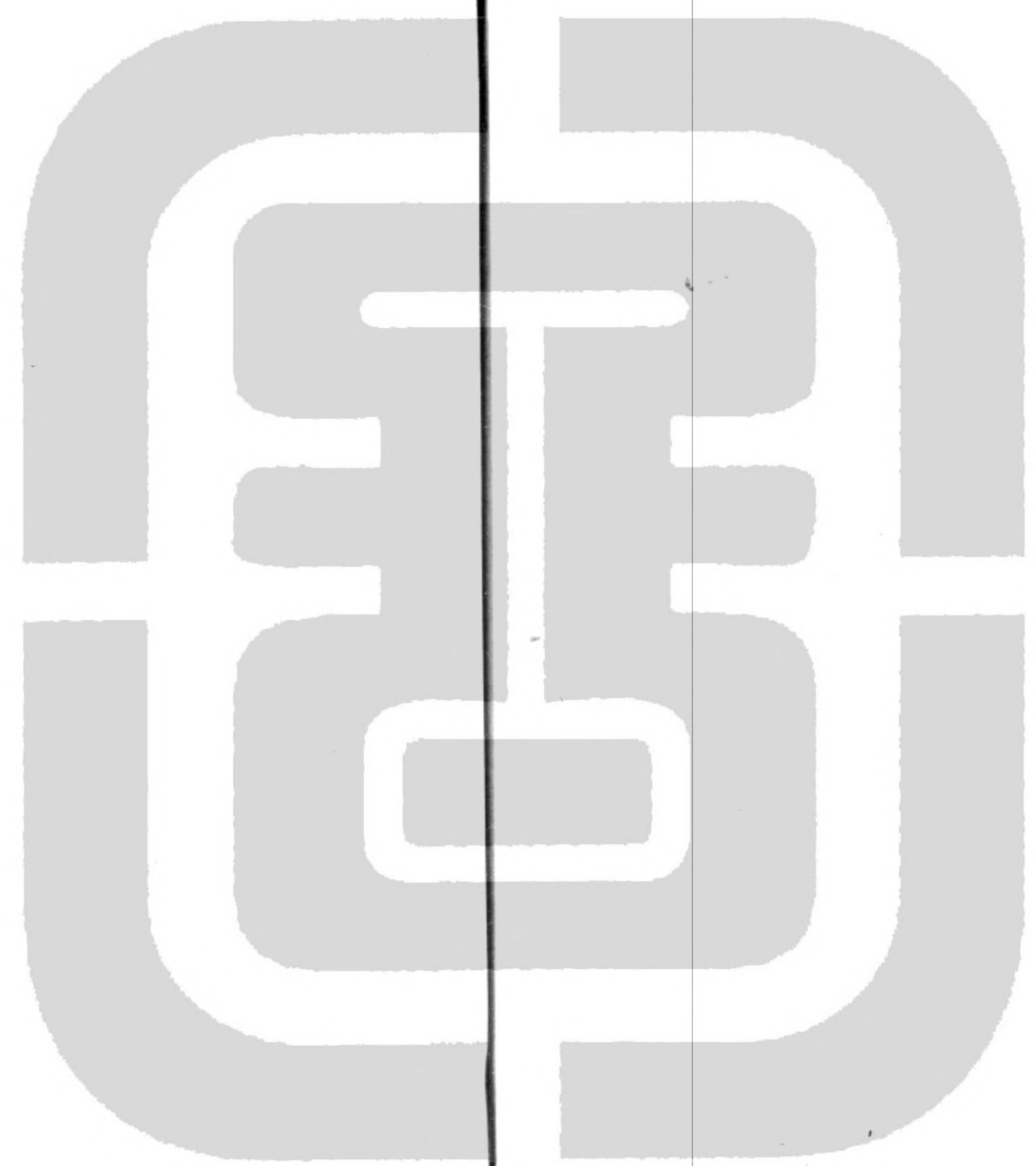
閉關山中行步可數顧時時作遠遊想如癢持搔不自持晨起閱龍谿傳年八十餘尚出遊不止日纔得離家精神意思便覺不同殆先得歟亭午忽寒上人持一帙至將走漢口憩匡廬東庑棲霞牛首之間而丐予一言爲遊具予思古帝王度僧供佛名爲替修替坐替立乃至跪拜靡不替予今閉關山中借寒上人替遊可乎諸善男子善女人願出遊者上人皆可替也他人血出自家癢止作如是觀

壽生會疏

壽生會予未前聞也覺上人始爲予言約費金百三十兩米百二十石需時三年聚衆百二十人成一大道場蓋甚盛事也嚴子曰善哉覺上人之爲此也大旨多爲貧者地耳古出家皆高貴士而今則窶人子也古乞食必于貧家而今轍侍封素爲檀越非背道而馳者乎夫盡邑之人無老小愚哲男女而得百二十人盡百二十人之力竟徵以三年而人出一金米一石共一功德佛之爲心則恕以百二十人之多三年之久人人保有終始佛之爲力則大以三年之久

百二十人之多而頂禮吾佛佛之爲教則盛允乎覺上人爲言之善也邑雖小且貧然三年而辦一金米十斗則百二十人嚴子尚存見少耳夫嚴子則百二十人之一也兄士千聞而喜曰願傳此會而百二十人其有二矣

瀨園遺集卷九終



清江先生集

卷之六

三

藏板

